

“直过民族”易地扶贫搬迁农户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可持续生计模式 ——以云南施甸布朗族为例

黄荣满¹ 赵兴国² 缪应春¹ 严信骞¹ 金娥²¹

(1. 保山学院资源环境学院, 云南 保山 678000;

2. 保山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云南 保山 678000)

【摘要】: 以云南省施甸县8个布朗族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为例, 运用田野调查和农户访谈等方法获取基础资料与数据, 深入分析布朗族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问题, 结果表明: ①生计方式主要以农业生产和外出务工为主且呈现明显的年龄段特征, 同时出现部分就地就业和创业的现象, 此外, 美丽乡村、美丽庭院创建与维持农户生计有机融合; ②发展中存在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分离导致生计成本上升、现有政策与布朗族固有的传统生计方式不协调、村庄内部赋闲空地整体规划与利用不合理、村容村貌管治不到位以及基于布朗族文化资源的创新生计方式未充分挖掘等问题。据此, 从易地搬迁户“不同年龄层次”和易地搬迁安置区“综合禀赋条件”两个视角提出施甸布朗族易地搬迁农户的6种可持续生计模式, 为助力“直过民族”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提供模式选择与案例参考。

【关键词】: 直过民族 易地搬迁 可持续生计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识码】** A

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是国家推进精准扶贫战略的核心举措之一, 此项工程在云南“直过民族”地区的推进力度和建设规模是空前的, 极大地改善了“直过民族”的人居环境和生活条件, 成为“直过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标志性工程。当前, 在现行标准下“直过民族”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直过民族”地区全部摘帽出列,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1]。然而, 由于绝大多数“直过民族”地区地理环境综合条件较差, 发展基础薄弱, 发展后劲不足, 其脱贫后持续稳步发展的困难与挑战仍然较大, 尤其是“直过民族”易地扶贫搬迁农户, 仍存在返贫风险。因此, 积极探索构建“直过民族”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农户可持续生计模式, 是规避“直过民族”地区返贫风险,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举措。

1 研究区概况

作者简介: 黄荣满(1997—), 男, 广西钦州人, 本科生。赵兴国(1985—), 男, 布朗族, 云南保山人, 副教授、硕士, 研究方向: 乡村旅游、乡村产业。

基金项目: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施甸布朗族异地搬迁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模式及实施路径”(项目编号: S201910686004)

布朗族是云南 9 个“直过民族”之一，施甸县是布朗族主要聚居地区之一，主要分布在摆榔彝族布朗族乡和木老元布朗族彝族乡两个民族乡。这两个布朗族乡是布朗族传统文化保留较为系统且完整的地区之一，其布朗族传统文化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2]。摆榔彝族布朗族乡和木老元布朗族彝族乡位于施甸县东部高寒山区，国土总面积为 159.13km²，占全县总面积的 7.92%，根据调研获取的数据显示，2020 年施甸县布朗族人口为 9043 人，其中摆榔乡和木老元乡约占全县布朗族总人口的 55.3%。在实施精准扶贫战略过程中，这两个布朗族乡建成了 8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共涉及 542 户易地搬迁农户，因此，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的生计资本挖掘与转化和实现易地搬迁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压力和困难较大。

2 研究方法 with 数据

2.1 田野调查法

为深入了解施甸布朗族易地搬迁农户生计现状与存在的问题，2020 年 8 月和 11 月先后两次深入研究区进行田野调查，主要对易地搬迁农户“三生”空间适应性、生产生活存在的问题、农户收入来源和就地就业创业等情况进行系统深入调查。

2.2 深度访谈法

在开展实地考察调研中，与地方领导干部和村委会干部进行座谈交流，就搬迁后的政策支持与社区有效治理、特色产业发展、布朗族文化旅游开发、搬迁农户就业与创业培训等进行深度交流；与民族文化传承人、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返乡创业大学生和外出务工返乡人员、当地接受职业教育及以上学历人员、农民党员代表以及在家务农的先进农户代表等 100 余人进行入户深度访谈，就搬迁后合作社建设与运营、就业创业意愿与困难、基于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生计方式、生活方式转变的适应性、环境融入性等方面进行深度交流。

3 结果与分析

3.1 现状及问题分析

3.1.1 生计现状分析

(1) 农业生产和外出务工成为主要的生计方式。施甸布朗族易地扶贫搬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就近搬迁，搬迁群众在原地和搬迁安置区之间可以进行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切换。因此，搬迁群众可频繁返回原地进行农作物种植和牲畜养殖等农业生产劳作，农业生产依旧成为搬迁农户主要的生计方式之一。此外，搬迁农户中大部分中青年群体选择常年到东部沿海省区务工，也成为支撑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生计方式之一。

(2) 生计方式具有明显的年龄段特征。主要表现在青壮年人群以外出务工为主，中年人群以返回原地进行农业生产劳作为主，老年人群则在搬迁安置区居家养老。此外，绝大部分老年人群还承担着家中受教育孩子周末回家的生活照料任务。

(3) 出现部分就地就业和创业的搬迁群众。为了实现可持续的生计，施甸布朗族易地搬迁群众中有少部分在搬迁安置区实现了稳定就业，例如木老元乡采用企业投入、政府组织、活动场所政府改建的方式在木老元“吾巴拓”搬迁安置区成立了一个扶贫加工车间，引进了广东金义电子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是加工磁环电感线圈，就地提供了 20 余个就业岗位；摆榔乡大中村“得埃乌”搬迁点附近创办的施甸县山茂养殖专业合作社，以鸡鸭等禽类养殖和屠宰加工为主，就地提供了 18 个就业岗位。此外，还有少部分搬迁群众在搬迁安置区积极创业，创业项目包括胡蜂养殖、土鸡养殖、古树茶加工、民族服饰制作、开办乡村生活超市等。就地就业和创业开启了布朗族易地搬迁群众生计多样化的趋势，为进一步培育形成乡村特色产业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4)美丽乡村、美丽庭院创建与壮大村集体经济、维持农户生计相融合的态势已显现。在调研中发现，部分施甸布朗族易地搬迁点将美丽乡村创建与壮大村集体经济融合起来，在搬迁安置区赋闲空地种植杨梅、苹果和八角等经济作物，既起到了绿化美化村庄的作用，又为村集体创造经济收入。同时，绝大部分搬迁农户在自家房前屋后的赋闲空地上也种植了品种多样的瓜果蔬菜 and 农作物，打造“迷你”生态小菜园，既解决了部分生计问题，又扮靓了庭院。

3.1.2 农户可持续生计面临的问题

(1)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分离导致生计成本上升。

尽管所调研的8个易地扶贫搬迁区均属于就近搬迁，但搬迁安置区与原住地之间仍保持着一定的空间距离，为维持生计，搬迁农户白天回原住地进行农业生产劳作，晚上再返回搬迁安置区居住，而没有交通工具的农户会在农忙季节长期居住在原住地进行农业生产劳作，便造成搬迁安置区出现“间歇性局部空心村”的现象，同时也增加了搬迁农户的生计成本。

(2)现有政策与布朗族固有的传统生计方式不协调。

布朗族是典型的山地民族，施甸布朗族群众大都居住在高寒山区，在长期与其所处地理环境的相生相融中孕育了独特的火塘、柴火灶等“火”文化，除了可以解决饮食问题，还可以取暖，是山地民族固有的传统生计方式。调研发现，施甸布朗族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在新搬迁居住地没有设置火塘和柴火灶的空间，群众反映政策规定不允许私搭乱建火塘和柴火灶，但在高寒环境长期生存生活而形成的以火塘和柴火灶为主体的“火”文化，在木老元乡哈寨、大地、木老元“吾巴拓”以及摆榔乡鸡茨村家松林等搬迁安置区普遍存在私搭乱建火塘屋和小灶房的现象，摆榔乡大中村“得埃乌”搬迁安置区也出现少许此种现象。

(3)村庄内部赋闲空地整体规划与利用不合理。

施甸布朗族易地扶贫搬迁点居民住房周围和庭院都留有一定的赋闲空地，根据规划主要用于村庄绿化，比如在哈寨、大地、木老元和摆榔集镇等安置区均种有绿化树木和花草，而大中、尖山和鸡茨村家松林等安置区则在绿化的基础上还种植八角、杨梅和苹果等经济作物。此外，一些搬迁户还在自家房前屋后种植瓜果蔬菜和其他农作物，赋闲空地的利用虽呈现多元化，但整体比较凌乱，缺乏系统规划与精细利用，未起到人居环境整治与创建美丽乡村耦合的双重效果。

(4)村容村貌管治不到位。

木老元乡的4个搬迁安置区私搭乱建的现象较为严重，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在2019年底全部完成了原住地房屋的拆除工作，致使搬迁群众将原住地的很多家用物品都要存放于搬迁安置区中。相比之下，摆榔乡的4个搬迁点的私搭乱建现象相对较少，主要是因为原住地的房屋还未彻底拆除，但后续也会随着原住地房屋拆除出现私搭乱建的风险。

(5)民族文化资源的创新生计方式未充分挖掘出来。

近年来，地方政府通过培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逐渐挖掘布朗族服饰、乐器制作与演奏展演、民族习俗展示等民族文化资源，并取得一定成效。一些搬迁户开始通过开办布朗族服饰加工坊、民族乐器制作与销售、组建民族歌舞表演队等方式维持生计，但这些维持生计的方式还停留在初级发展状态，布朗族文化通过旅游转化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和创业平台的创新生计方式尚未显现。

3.2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可持续生计模式构建

3.2.1 基于不同年龄层次搬迁户的可持续生计模式

构建基于不同年龄层次搬迁户的可持续生计模式，主要是考虑到不同年龄阶段所具有或具备的生计能力以及如何让这些生计能力可持续的供给搬迁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由此可分为教育投入潜力模式、外出务工+返乡创业模式和庭院经济模式三种。

(1) 教育投入潜力模式。

该模式主要适用于 6~18 岁阶段的易地搬迁人群，该群体正处于接受基础教育的关键阶段，以教育投入为核心的综合能力培养是实现其可持续生计的潜在保障，而生活保障则由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支撑。调研发现，施甸布朗族易地搬迁家庭中有一大部分存在留守老人、儿童和青少年，为了规避留守儿童与青少年在教育投入中出现的一些异常风险，父母或监护人应根据家庭实际情况陪护在子女身边，以生计维持与家庭教育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教育投入。此外，还可在搬迁安置区建设农家书屋和自习室，供孩子在周末和寒暑假进行集中学习。短期来看，该模式并不能解决易地搬迁农户的实际生计问题，但其具有长期积累的潜在生计资本，对实现搬迁户整个家庭的可持续生计具有重要的作用。

(2) 外出务工+返乡创业模式。

该模式主要适用于 19~55 岁阶段的易地搬迁人群，是生计能力最强的群体，其生计方式主要包括在家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就地就近就业和外出务工等，还有极少部分通过经商和开办个体户进行自主创业。据调查，处于该年龄段的施甸布朗族易地搬迁群众绝大多数是通过外出务工维持家庭生计，这些外出务工人员在工作中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有少部分则通过在外务工期间的所见所闻所学，选择返乡创业。为了实现生计的可持续性，可鼓励该年龄段的易地搬迁农户走出大山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务工，将抓收入和长见识有机结合，进一步支持有想法有意愿的外出务工搬迁户返乡创业，在不同的易地扶贫搬迁区培育返乡创业务工人员的典型成功案例，以此带动更多的搬迁农户进行就地就近创业和就业。

(3) 庭院经济模式。

该模式主要适用于 56 岁及以上阶段的易地搬迁人群，其劳动能力和生计能力逐渐下降，其生计方式要兼顾休闲养老问题。调研发现，这个年龄段的中老年人绝大部分是长期生活居住在搬迁安置区，针对施甸县布朗族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普遍存在的村庄内部赋闲空地整体规划与利用不合理现象，可由乡政府或村委会统一规划，将搬迁安置区的村庄赋闲空地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区，指导搬迁农户种植特色瓜果蔬菜和特色农作物，除了农户自行食用，还可销售，实现可持续生计。

3.2.2 基于易地搬迁点综合禀赋条件的农户可持续生计模式

构建基于易地搬迁点综合禀赋条件的农户可持续生计模式，应遵循“多元融合、协调发展、因地制宜、因村而异”的原则，根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要求，充分挖掘和整合易地搬迁安置区的发展资源，将其转化为搬迁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资本，由此提出生活、产业和旅游等可持续生计模式。

(1) 生活可持续生计模式。

主要通过打造美丽休闲与民族文化氛围浓厚的乡村来实现农户的可持续生计。为了解决施甸布朗族易地搬迁安置区出现的村庄内部赋闲空地整体规划与利用不合理和村容村貌管治不到位的问题，以发展庭院经济和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发挥庭院瓜果蔬菜和特色农作物种植的食用和绿化功能，同时开展人居环境创新管理评选活动，打造美丽休闲乡村。施甸布朗族拥有丰富的民族歌舞文化和服饰文化，且布朗族易地搬迁安置区大多都建有活动广场，可通过组建固定的民族歌舞表演队并在固定的时间点(如周末和节假日)带领搬迁群众进行民族歌舞和服饰的展示，营造民族文化氛围浓厚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让更多农户享受

易地搬迁后的幸福美好生活。

(2) 产业可持续生计模式。

主要包括公司(或小微企业)-搬迁户产品初加工、合作社(或个体户)-种养殖业和合作社-林下特色种养等3种模式。其中,公司(或小微企业)-搬迁户产品初加工模式主要是通过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建立初加工车间(基地)的方式为外地企业进行产品初加工,或者鼓励外地和本地人员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开办企业或加工车间(基地),例如,木老元乡易地搬迁安置区的扶贫加工车间和摆榔乡尖山村易地搬迁安置区的舌韵尖山古茶坊为搬迁户提供了电子元器件初加工、古茶采摘与制作等就业岗位;合作社(或个体户)-种养殖业模式主要是依托本地小微企业联合合作社或个体户开展特色种养殖业,例如,摆榔乡大中村易地搬迁安置区的山茂养殖专业合作社和新照田家庭农场为搬迁户提供了鸡鸭屠宰、软籽石榴管理与采摘等就业岗位;合作社-林下特色种养殖模式主要是通过建立合作社并鼓励搬迁户加入合作社的方式,利用搬迁农户居住地林地或承租搬迁区周边农户的林地进行家禽、胡蜂等特色养殖或中草药、菌类等特色种植,为搬迁户提供创业和就业岗位。

(3) 旅游可持续生计模式。

根据现有发展基础可在摆榔乡大中村和木老元乡哈寨村打造“施甸布朗族文化旅游区”,打造“布朗族文化+”乡村旅游产业链^[3],将布朗族文化与茶文化、农耕文化、生态文化等有机融合,通过民族歌舞展演、民族传统体育体验、民族文创产品展销、研学旅游项目体验、农家乐、山寨民宿等具体的文旅项目为搬迁农户提供多元化的就业和创业岗位。

4 结语

进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发展阶段,作为“直过民族”典型分布区的施甸摆榔和木老元两个布朗族乡要抓住千载难逢的重要发展战略机遇期,以“直过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为发展核心,以“政府-公司-合作社-农户”联通联动为主体,以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康养产业等特色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实现多元化就业和创业为目标,全面推进施甸布朗族易地搬迁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模式,促进“直过民族”地区实现后脱贫时期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云南 11 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告别绝对贫困[EB/OL]. http://mzzj.yn.gov.cn/gzdt/gzdt/202012/t20201217_71403.html, 2020-12-17.

[2] 赵兴国, 张东强. 特色小镇乡村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施甸摆榔金布朗风情小镇的实证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8, 39(10):164-170.

[3] 李忠华, 陈相标, 赵兴国, 等. 文旅融合视角下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产业链设计方案——以施甸摆榔金布朗风情小镇为例[J]. 产业创新研究, 2020(12):34-35, 55.